

辽宁省历史学会科研丛书 (1)

20世纪 辽宁史学

张伟 主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

辽宁省历史学会科研丛书 ①

张伟 主编

20世纪
辽宁史学



辽宁大学出版社
二〇〇二年·沈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世纪辽宁史学/张伟主编.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2. 1

ISBN 7—5610—4277—9

I. 2… II. 张… III. 地方史—辽宁省—文集 IV. K293.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4046 号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网址: <http://www.lnupress.com.cn>

Email: mailer@lnupress.com.cn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大学出版社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300 千字 印张: 12.125

印数: 1—500 册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常江

责任校对: 齐月

封面设计: 刘桂湘

定价: 22.00 元

辽宁省历史学会科研丛书

编 辑 委 员 会

顾 问 王充闾

主 任 顾奎相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支运亭 关嘉禄 杨英杰 胡玉海

张 伟 高 虹 顾奎相 董守义

崔 繁

秘 书 金仁安

前　　言

《20世纪辽宁史学》即将付梓行世。

这是一部从若干层面来探究和展现生活在辽海大地上一代又一代史学工作者在20世纪学术活动和结晶的论文集，也是辽宁省历史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编辑的“科研丛书”第一集。

我们刚刚跨进21世纪的门槛，对悄然逝去的辽宁史学百年沧桑历程，口耳相接，殷鉴不远；已作古的史学家其著作仍煌煌立在书架上，其学术思想仍鲜活地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仍健在的史学前輩和史学同仁的学术成就更是一清二楚。就在此时，总结20世纪辽宁史学，是治史的最好时机，机不可失。因资料齐备，伸手可得。时间拖久了，资料散佚了，一切生疏了，再来总结，势必事倍功半。这是编辑此书的第一点原因。其次，总结过去是为了现在和将来。回眸和解读20世纪辽宁史学，品评前贤和同仁治学的得与失，旨在启迪和推动辽宁史学在人们寄予厚望的新世纪里有更高的提升和更快的发展。再次，辽宁省历史学会是辽宁民间学术团体，其主要职责是推动辽宁史学的发展和繁荣，史学会的“领袖们”，都想在其位谋其政，“当天和尚撞天钟”，尽力为同行们做点事，编辑出版同行的科研成果，当是学会首选的职责。总之，出于新旧相交的良机，出于史学研究的自身功能，出于学会的职责，我们愿克服方方面面的困难，编辑出版《20世纪辽宁史学》，还有志于不定期地编辑出版“辽宁省历史学会科研丛书”。

辽宁近百年同中华民族近百年一样，是道路崎岖，多灾多难的百年，也是各族人民在爱国先贤和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

下，不断战胜艰难险阻，不断走向胜利的百年。同历史、同时代休戚相关的史学研究，亦走过了坎坷不平、发展辉煌的百年历程，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科学的春天来了，辽宁史学界同中国史学界一样，进入了全面复苏，快速发展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有力推动着辽宁史学研究前进的步伐，使近二十年来辽宁史学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粗略估计全省出版的史学著作 500 余部（含志书），论文 4000 余篇。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的史学工作者队伍，涌现了一批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史学名家。研究领域拓展得很宽，包括两门通史、国别史、断代史、区域史均有学术专著和教材出版。更可喜的是，形成了一些令同行瞩目的辽宁史学特色。

所谓有特色，一般说来有二层意思。一是在某些学科上的研究成果居于国内外领先地位；二是着力研究国内外同行不涉足和鲜有涉足的本区域内的历史课题，并获得系统成果。按此理解，我们认为，在中国史学史、清史、满族史、中国古代改革史、东北地方史、东北民族史、奉系军阀史、甲午战争史、辽宁城市史、东北军史、军事后勤史、“九一八”事变史、辽宁考古学以及地方志等学科或专题的研究，当是辽宁史家对 20 世纪辽宁史学的突出贡献。

本书编委会基于上述的分析，确定本论文集的主题：主要展示 20 世纪辽宁的史学特色。进而，围绕此主题确定若干课题，请有关学者分头撰写。在这里，我们真诚地、郑重地向辽宁史学界和同仁们声明：我们对上个世纪的辽宁史学没有全面、系统的研究，对辽宁史学特色及若干课题的确立多半出于直观和感性，因此很难说它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好赖我们是民间的学术团体，这些活动纯属学术行为，而不是官方的行政行为，即使有些偏失，可在理解之中。更重要的是我们是“辽宁百年史学”研究的拓荒者，意在通过此举引起同仁对此课题的

兴趣、重视、争鸣，进而把研究引向深入。

至于各个专题的内容取舍更是作者按个人的历史眼光进行操作的。如果有规定的话，编委会在制定撰写要求时，强调的是三点：①撰写各专题及各位史家，主要是介绍学术成就，在铺述某一方面研究成果时力求全面，且勿挂一漏万。②对某成果和某史家进行学术水平评论时，力求客观公允，尽力援引公开发表的史学名家的论词。③因篇幅的限制，又因成果过多，各选题原则上仅评述已发表的学术著作，暂不涉及学术论文。通览全书后，各位作者基本遵循了上述原则，当然个别选题就以个案处理了。

既然是丛书就不是一本书，此论文集是这套丛书的第一集，按常理还有第二集、第三集……，不定期地陆续出版。这是编委会的美好愿望，亦会尽我们的才能和智慧去付诸实施。当然，不言而喻的是难题很多，一是精力，二是财力。为此，我们渴望辽宁史学界的同行关怀和支持自己的丛书、自己的研究园地，使之能持久地生存下去，哪怕是艰难的。

本论文集从动议到确定编纂思想、书写凡例、确立选题、落实作者、分头撰写，到统稿发排还不足四个月。因时间仓促，错误和不足势必难免，敬请同仁指正。在编纂此书过程中，得到多方支持，特别是辽宁大学出版社张琢石社长鼎力相助，在此表示衷心谢忱！

2001年6月于沈阳

目 录

前 言		(1)
辽宁史学百年	顾奎相	(1)
回眸辽宁文物考古学研究	王绵厚	(21)
东北地方史研究述论	都兴智	(31)
不断深入的清史研究	张玉兴	(47)
世纪回眸：辽宁满学研究	关嘉禄	(66)
东北民族史研究综述	孙进己	(80)
“改革史”研究应运而生	陈 淑	(93)
奉系军阀史研究述议	胡玉海	(102)
“九一八”事变史研究成果简述	张德良	(117)
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述议	李秉刚	(127)
东北抗日联军研究述评	李秉刚	(140)
东北军史研究成果报告	张德良 周 毅	(150)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之管窥	张志强	(159)
我对近代中国“挨打”的看法	张 伟	(170)
中共辽宁地方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	戈福录	(176)

MULU

张学良研究述论	王海晨	(196)
城市史研究的现状及走势	张志强	(221)
沈阳故宫百年史话	支运亭	(230)
辽宁方志编纂与研究综述	苏长春	(263)
书生报国无他物 惟有手中笔如刀 ——金毓黻的学术成就	张立真	(283)
学贯中西的史学家周传儒教授	杨国顺	(296)
考古学家李文信	王绵厚	(299)
陈光崇生平与学术述略	田廷柱	(302)
王荣堂生平与史学成就	王 铭	(317)
孙文良教授的史学成就	孙 琰	(329)
历史学省级重点学科建设	董守义	(345)
辽宁史学著作出版概略	高 虹	(353)
重视历史教育 发挥史学功能 ——辽宁历史教育回眸	崔 燮	(368)

辽宁史学百年

顾奎相

人类刚刚跨入 21 世纪的门槛。在新世纪的伊始，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受其天职和责任的驱策，对前贤和同仁在 20 世纪的史学活动、学术业绩及其发展历程，进行了粗略的梳理和描述，草成“辽宁史学百年”，旨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所谓辽宁史学，是指辽宁籍和客居辽宁的史家研究辽宁、东北及整个人类发生和发展过程的科学。也就是说，审视辽宁史学发展的历程、态势和特色，主要是看生活在辽宁史家的史学活动和科研成果。非辽宁史家而撰述的关于辽宁历史的史籍，只能看作是研究辽宁历史不可或缺的历史文献，而不能视为辽宁史学的范畴。我们基于这样的理解和界定来回顾辽宁史学所走过的百年沧桑历程。

辽宁近百年同中华民族近百年一样，是道路崎岖、多灾多难的百年，也是各族人民在爱国先贤和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不断战胜艰难险阻、不断走向胜利的百年。同历史、同时代休戚相关的史学研究，亦走过了起步——危机——发展——危机——发展和辉煌的百年历程。为了节省文字和便于把握，将逝去的百年划为两段加以回顾。

一、自清季迄新中国成立（1900—1949 年）

这半个世纪，又可分为两段。前段即本世纪初至“九一八”事变，这 30 年间辽宁乃至东北为奉系军阀统治时期。后 20 年是日本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不同的统治者，出于不同的

政治目的和不同的历史眼光，采取大相径庭的统治政策和策略。自然，对待“资治”功能甚强的历史学必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致使辽宁历史学出现了两种命运。

奉系系统帅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似乎是一介武夫，其实不然，他们积极采纳奉天省有识之士王永江（时任奉天省省长）、谢荫昌（时任奉天省教育厅长）“修文偃武，保境安民”、“兴办教育，培养各方面人才”的意见，创办学校，延揽人才，使当时辽宁的高等、中等、初等各层次教育出现了全面发展的势头，正像后人描绘的那样：“辽宁教育，自清季以迄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在二十余年间，颇能不受时局波动影响，平稳进展，一切规模，灿然大备”（《辽宁教育丛刊》第2种《辽宁教育概况》）。史学研究历来都同教育的发展密不可分。据统计，现在的史学家队伍70%以上集中在学校，90%以上的史学人才有学校培养。事实证明，没有文理兼容的综合大学，就不会有颇具规模的史家队伍，不会有宏富的学术成果问世，更不会培养众多的薪火相传的史学人才。正因为张氏父子重视教育、重视人才、重视国学，使辽宁史学在“九一八”之前，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主要标志在三个方面：

1. 弘扬国学，培养人才

西学东渐后，一般学子对国学视为“土饭尘羹”，对西洋艺术“争趋若鹜”，这种倾向，引起张氏父子的警醒。为保存国粹，昌明国学，专门成立了两所学校，一是“奉天公立文学专门学校”，一是“奉天萃升书院”。另外，在东北大学中设立“国文学系”、“历史学系”。为实现办学宗旨，张氏父子和学校聘请一批科甲鸿宿、国学名流。诸如世荣、马宗萼、陶明浚、陈思、吴廷燮、王树楠、金毓黻、周传儒、吴闿生、吴宓、柳诒徵等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汉学家。这些名家直接上课，讲授词章学、历史学、经学、诸子学、哲学、教育学等。具体课程

有：《中国文学史》、《十三经》、《易经》、《诗经》、《尚书》、《左传》、《史记》、《汉书》、《文心雕龙》、《昭明文选》、《明史》、《纪事本末》、《方舆纪要》等。很明显，如此众多的文史专家，开设如此重要课程，对弘扬国学、培养文史人才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除培养人才外，还出版了一批学术价值很高的讲义。如萃升书院编辑的讲义丛刊达 15 种 60 册之多。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后，萃升书院被迫关闭，东北大学被迫流亡关内，长达 15 年之久。但东北大学的史学教授在流亡的生活中，仍从事史学研究，特别是努力从事辽宁、东北的史地研究，撰写了大量文章。据张玉兴统计，东北大学在四川三台县出版的学术刊物《东北集刊》共 8 期，刊载东北大学教授撰写的史学论文 40 余篇，多为辽、金、清及东北地方史的论文。

2. 金毓黻与他的史籍

考察一个时期的史学发展态势和水准，主要是审视具有代表性的史家和史籍。这一时期辽宁史学水准的代表者是金毓黻和他的史学著作。金毓黻（1887—1962），字静庵，号千华山民，辽宁省辽阳市人。金毓黻毕生“嗜古成癖”，不管是从政还是从教，都致力于史学研究。他开拓的领域很宽，于东北史、宋辽金史、史学史、清史、民国史及明史、太平天国史、中国地震史均有建树，而于东北地方史的研究用力最勤、考究尤精，他是东北史学界公认的当代东北地方史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一生网罗宏富、笔耕不辍、著述等身，其学术专著有：《东北通史》上编、《宋辽金史》、《中国史学史》、《渤海国志长编》；编辑或主持出版的有：《辽东文献征略》、《辽陵石刻集录》、《宣统政纪》、《奉天通志》、《东北古印钩沉》；整理出版卷帙浩繁的东北历史文献《辽海丛书》；撰写了贯之毕生的《静晤室日记》；发表了论文百余篇。总计，为世人留下千余万

字的著述和资料。其代表作三部：《东北通史》上编、《宋辽金史》、《中国史学史》。简释如下：

第一，《东北通史》上编。1941年东北大学石印出版。共6卷39章，始上古迄元末。是金毓黻长期从事东北古史研究的结晶，他依据大量的历史文献，“兼及金石、明器、图像”，并尽力利用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对东北的涵义、东北史的范围与分期、发展的历史轨迹做了开创性的概说。对于东北地理、民族、史事之考证十分翔实。《东北通史》是第一部比较详尽、系统研究东北史的力作，自然是近代以来东北地方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东北通史》上编出版后，对于“起明初迄现代”的下编，金毓黻已拟出28章篇目，由于辗转流亡，“手边参考书不备”，而未能如愿，最后怀着“余撰《东北通史》方及半部”的深深叹息而辞世！

第二，《宋辽金史》。金毓黻在研究东北史的过程中发现，辽、金两朝起源于东北，是东北古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辽金二史之纪事，与东北有关者几居其半”，因此，金毓黻在研究东北史地的基础上，又开拓一个新领域，即“转而研究宋辽金史”（《静晤室日记》1960年1月25日）。从1938年底开始撰写，中经几次修改增补，至1944年9月基本勒定。1946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共9章11万言。包括总论、宋之立国、宋前之契丹、宋与辽之关系、宋之变法与党争、金人之灭辽侵宋、南宋对金之和战、西夏与宋辽金之关系、金与宋之灭亡。另有前录世系表、纪年表及附图7幅。这是近代以来我国学者研究宋辽金史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这部书出版时，商务印书馆赞誉它“于叙事中兼及考订，融铸一贯，极为得体”。出版后，曾被民国政府“部定大学用书”。1971年台湾乐天出版社予以再版，说明时至今日还没有失去其学术价值。

第三，《中国史学史》。1937年初，金毓黻始授中国史学

史课，为适应教学之需，他把一部分精力又投向了中国史学史研究。于1938年11月，写成一部《中国史学考》讲义，后经过修订增补易名为《中国史学史》，1940年成稿，1944年问世。初版为10章，再版时修改为9章。上自古代下迄清季，“就过去三千年间之若干史家、史籍，加以编排叙述”，征引资料较富，可以说是一部历代史家与史籍的论集。与同期行世的几部史学史著作相较，金著有自己的特色，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综上，《东北通史》上编、《宋辽金史》、《中国史学史》是金毓黻一生三部代表作，也是辽宁乃至东北在本世纪前半叶史学领域中的三部代表作。通览这三部学术著作再参阅金毓黻的其他著述，可以毫不置疑地说金先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历史学家、古文献学家、辽宁及东北史研究的奠基人，是一位业绩辉煌的学者。他的学术成就对辽宁史学和东北史学的贡献是学术界所公认的。但要全面地说，处在学术巅峰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金毓黻，还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他的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还属于封建史家和资产阶级史家的范畴。正像陈光崇在评论金先生心爱之作《中国史学史》时说：“在创立规模，搜罗史料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但“就是不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论断。史家事迹注意的多，史学思想研究的少；史书编纂注意的多，史籍内容研究的少”（《中国史学史论丛·前言》）。此点，金先生在其晚年时自己也不讳言：“只就过去三千年的若干史家、史籍加以编排叙述，殊不足以说明中国史学产生演变之主流所在”（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再版说明》）。透过金毓黻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可见辽宁史学在20世纪前半叶的全貌。

3. 辽宁志书大量编纂

20世纪前半叶，辽宁省府、厅、州、县方志的编纂，其种类之多、规模之大、价值之高，构成了辽宁史学又一特色。

地方志是一方之史，是记载某一地区自然、历史、地理、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情况，是研究历史不可缺少的文献资料。

我国有悠久的修志传统，从战国迄于今，相沿两千余年而不衰。辽宁方志今存最早的本子是咸丰七年（1857年）修的《岫岩县志》10卷、《开原县志》8卷，这两部为官修志书。私人编纂的志书为《辽海志略》160卷，隋汝龄纂，成书咸丰二年（1852年），这是19世纪留下来的一部重要志书。自1900年（光绪26年）至1949年，这50年间，是辽宁方志编纂的蓬勃发展时期。据郝瑞甫多年“录辑”、“征索”，考此间辽宁共修方志109种（含续修）（见《东北地方志考略》1984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省志3种、府志5种、厅志9种、州志9种、县志57种、县乡土志26种。专叙辽宁一省的史志《奉天通志》成稿在1934年（民国23年），为当时知名学者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世荣、吴闿生和金梁等主持修纂。全书共分20目、260卷。其目为：大事、沿革、疆域、山川、建置、礼俗、氏族、田亩、物产、实业、职官、民治、财政、教育、选举、交通、军备、人物、艺文、金石等20志。它广泛征引文献资料680余种，官修正史、私家笔记、档案文书、传记碑志等，凡与辽宁地方有关的资料囊括无遗，大大补充了正史记载之不足，特别是保存了辽宁地理、植物、矿物、山林、水利、气象等自然资源和科学资料，为地方经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参考。除此，当时编修的《沈阳县志》、《兴城县志》、《桓仁县志》、《北镇县志》、《法库县志》等，对一地的历史沿革、山川地貌、社会经济、民族迁徙、建置兴废、风俗民情、古迹名胜、人物传记、文艺金石、天灾外患等详加叙录，可补正史之缺、纠正史之错。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对辽宁进行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还大肆进行文化侵略，推行伪满殖民地奴化教育，关闭停办各类学校，东北大学被迫流亡。奴化教育的宗旨：“彻底普及王道主义、民族协和的建国精神和日满融合之观念，倾注日本文化”（《对满蒙方案》1932年5月）。为此，中小学普遍增设日语课，竭力宣扬日本军国主义的忠君思想及日本历史人物，宣扬“王道主义”和“建国精神”，历史课只准讲东北少数民族史，企图让东北人忘弃祖先，分离东北与中原的关系。查禁和焚烧具有中国民族意识、三民主义及进步思想的书刊。日本侵略者对高等学校控制尤严，只有农、医、工科学校，不准办文科学校，而且实行中日学生合校制，日本教职员掌握大学教育权。在此法西斯统治奴役之下，使人才遭到摧残，使在奉系军阀统治时期刚刚起步的史学陷入危机之中。然而史学精神没有泯灭，一些教师利用课堂教学讲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等。还组织读书会，传阅周谷城等史学家的史学著作，用爱国主义思想激励师生进行反奴化的斗争。金毓黻就是针对当时日本写东北史的著作“牵强附会，别有用意”而作《东北通史》上编。

二、自建国初迄本世纪末（1949—2000年）

这半个世纪，辽宁史学同祖国史学一样，是快速发展的50年，是成绩辉煌的50年！

这50年，不论是史学队伍，还是学术气氛、科研成果，以及史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50年无法比拟的。但是，前进的路径也是崎岖不平的。开国初年，百废俱兴。1953年9月沈阳师范学院成立，1954年9月《辽宁日报》创刊。1958年7月，大连师范学院成立（1960年更名为辽宁师范学院），1958年9月4日锦州师范学院建立，9月15日辽宁大学建立。次年2月《辽宁大学学报》创刊。1963年3月辽宁省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所成立。1964年1月，辽宁省历史学会成立，10月，《辽宁师范学院学报》创刊。有了院所，就有史学家队伍，有了报刊就有发表学术论文的园地。图书、队伍和园地的形成，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主客观条件。同时，学术气氛逐渐活跃，辽宁大学邀请著名史家邓广铭、胡厚宣、金景芳等来沈讲学，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和叙利亚历史学家阿雅德教授来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访问。翻开当时的报刊，许多教师结合教学发表许多史学文章，特别是参与了全国史学界关于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历史人物评价等讨论，初步树立了辽宁史学工作者的形象。

正当辽宁史学日益繁荣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是一场空前洗劫文化的大革命，是空前摧残先贤呕心沥血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大革命。猖獗的极“左”路线将悠悠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几乎全盘否定，统统打倒。最后仅存的是几次农民起义和几位所谓的法家人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辽宁史学界亦难逃历史的厄运。著名史家周传儒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文化大革命”后又被“踏上千万只脚”。辽大历史系主任、辽宁省史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秘书长苑士兴被迫害致死。幸存者不是“反动权威”就是“牛鬼蛇神”。少数有人身自由的史学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出于对毛泽东的迷信和崇敬，出于时尚的需要，冒着风险编辑出版了一些历史读物。诸如一套农民起义小丛书、一套法家史话。还出版了《中国古代科学家史话》、《孙膑兵法注释》、《孙子兵法注释》、《盐铁论新注》、《商君书选注》等。还值得一提的是，少数史家虽然精神上受着煎熬，但笔耕不辍，偷偷著述。如《简明中国古代史》、《清史简编》、《中国古代历史地图册》等都是在文革中写就的，“文革”一结束就出版行世了。还特别要书录的，也是辽宁史学界永不该忘却的是，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